





## 日出印象 1872

莫內為「印象派」命名的歷史傑作  
「日出印象」。

切誤解與批判的後果自己都可以承當。

一八七四年「日出印象」參加了比賽，當然落選，這張畫又在「落選展」展出，被眾人當話柄嘲笑，然後保守派的媒體評論家勒華（Leroy）撰文大肆諷刺，侮辱一個世代的年輕畫家不認真學習古典技巧，只會胡亂塗抹「印象」。

莫內的畫作名稱被拿來做嘲諷侮辱的標題，篇幅刊登在報章上。

報紙傳到一群年輕藝術家手中，他們聚集在一起，朗讀這篇用意惡毒的文章，公開宣稱與官方沙龍美展的決裂，他們公開宣稱：我們就是要走向戶外、走向光、走向現代，我們就是——「印象派」。

一個被敵人用來攻擊的詞彙反而變成了新美學的歷史名稱。

長期在國家官方沙龍落選備受打擊的青年畫家，終於有了為自己團體命名的自信與勇氣。



## 1875，哈佛港與阿讓特港

一八七四年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印象主義」（L'Impressionisme）這個新美學的名稱正式因為莫內的一張畫成立了。

莫內和幾位長時間為自己美學革命努力的畫家都異常興奮，他們有了更確定的努力目標，相約在戶外寫生，使用高明度的色彩，用快速的筆觸捕捉稍縱即逝的光，他們常常聚集在哈佛港或是阿讓特港，一起寫生，連馬奈也參加了，學習嘗試用年輕印象派的畫法創作。

「印象派」真正變成了一個團體，以莫內為中心活躍了起來。



一八七四年以後，莫內顯然用更大膽也更隨意即興的方式書寫起阿讓特港的天光雲影，阿讓特港有現代鋼樑結構的大橋，遊客在橋上遊玩，瀏覽風景，莫內畫天空的雲朵，一朵一朵白雲，畫筆快速隨興掃過，筆觸自由活潑，倒映在水波中的天光也一樣跳躍流動，盪漾著港灣中的船隻。阿讓特港一切工業革命後的生命力都藉著光的主題在莫內畫中像一朵花一般綻放了。

莫內為了更親近水，更貼進水面，更接近水的反光，觀察更細微水光的變化，莫內把一艘船改裝成浮在水面的畫室，在船舟畫室中工作。小小的船，莫內在船艙中，船隨水流動，畫家可以不斷改變位置、角度，甚至可以感覺水波盪漾起伏的律動。

(左頁)

#### 橋 1874

莫內筆下的阿讓特港現代鋼樑大橋。

(右頁)

#### 水面畫室 1879

為了觀察水光的反映，莫內以船屋為畫室。

莫內不只是用視覺畫畫，他也在畫裡放進了身體的觸覺感受。

如果「日出印象」這張畫為新的美學團體命名，為新的美學主義命名，歷史上有了「印象派」，也有了「印象主義」，那麼，應該記得，誕生「日出印象」的搖籃就在哈佛港。

印象派初期的畫家幾乎大多都到過哈佛港，也都留下了在這裡畫的風景畫。大部分畫家，即使流派不同，但是受哈佛港的風景啟發，畫面都容易出現天光雲影相輝映的印象派風格。

一個美麗的海河交界的風景小鎮，受到工業革命衝擊，湧來都會的時髦男女，一種新時代的歡欣興奮融入自然的天光雲影之間，交錯成美學上印象主義的獨特畫風，一直到今天，許多西方人士為了解印象派畫作，除了看美術館的畫，也大多會去一次哈佛港實際印證自然風景對一個畫派創作者的影響。

在哈佛港港灣，黎明破曉之際，至今也還常有外地觀光客，或中學老師帶著學生，等待水面紅日初起，等待一百多年前莫內感動到的那一次日出，「日出印象」使哈佛港有了文化和美學上永恆的記憶。

## 光的跳躍

一八七五年前後，莫內對光的處理有更大膽的嘗試。

他在阿讓特港，對河港風景的描繪越加完整確定。

一八七五年一件「阿讓特港」風景畫，目前收藏在巴黎橘園美術館（Orangerie），曾經於千禧年在台北美術館展出。這張畫特別可以看到在一八七四年印象派誕生後，莫內持續在港灣對風景的觀察。

印象派畫家一直相信光與色彩的互動關係，是因為光，色彩才有了變化，同樣的水波，因為光線的介入，就會產生層次複雜的色溫變化。

印象派不只是研究光，其實是使光在色彩裏產生更細緻微妙的視覺經驗。

因此他們堅持走到戶外，感受大自然雲影變化中的色彩，讓自己的視覺經歷以前傳統學院美術未曾經歷過的挑戰。

大自然的光，特別是水的反光，常常是光與色彩交錯最複雜多變的領域。莫內長時間停留在阿讓特港，長時間在船屋畫室中工作，正是為了要貼近水面觀察光與色彩瞬息萬變的微妙層次效果。

這件作品以水平分隔畫面，上面二分之一是天空。天空上飄浮一朵一朵白雲，雲朵越下方越小，使天空顯得特別高曠深遠。

畫面中央是筆直矗立的白色風帆的桅杆，白色的平行垂直線使莫內的畫產生一種安靜理性的結構秩序，與他試圖捕捉日出瞬間視覺經驗的快速感的匆促筆觸不同。這張阿讓特港的風景顯現了印象派事件喧騰過後，莫內並沒有被喧囂的輿論干擾，反而以更冷靜的方法面對自己的創作。



**阿讓特港 1875**

阿讓特港是巴黎火車最早抵達的河口港灣，成為巴黎人度假的熱門景點，也成為印象派畫家聚集寫生的地方。



**午餐 1872-73**

莫內開始以「光」做為畫面構圖的新思考，進行美術史上重大的革命。

畫面上輪廓分明的帆船也結構清晰，使一向在光的追尋裡常常過度感官興奮的莫內展現了不同的理性風貌。

船隻的紅磚色和水面的翠綠相輝映，看到光的追尋裡色彩仍然對莫內如此的重要，色彩有了光的照映，更為撲朔迷離。

紅磚色的船倒映在綠色水波中，紅綠呼應，打破了傳統繪畫不太敢用的色彩對比，使畫面產生明亮冶豔的夏日感覺。水波間有很細微的筆觸畫出天空白雲的倒影，和他最初到哈佛港畫的筆觸比較，莫內安靜內斂很多。他似乎沒有眩惑於印象派的誕生，以及自己成為媒體討論焦點的興奮。莫內專注於自己的創作，更深沉地看風景裡的光與色彩，更冷靜地分析結構與空間，他真正的狂喜與快樂永遠來自繪畫創作本身，而不是外在的讚美或批評。

岸上有人正在準備登上碼頭上船，巴黎都會度假人士的主題仍然貫穿莫內的畫作。

一個畫家的視覺一旦被光吸引了，物體的輪廓就會被光的區域改變。傳統歐洲學院的訓練大多是對物體輪廓的注意，光的明暗事實上是依據著物體的輪廓在鋪排。但是畫家一旦走向室外，戶外大自然的光並不完全依據物體而存在，最明顯的是天空或水面的光，常常變幻莫測，對畫家的視覺也是最大的挑戰。

住在哈佛港的時候，莫內對自然光的實驗明顯背離了傳統學院的訓練。他有意使傳統繪畫以人物為主體的輪廓在光的實驗裡完全瓦解。

一八七三年左右一件看起來平凡的生活寫實小品，以「午餐」為名，可能是因為天氣特別好，一家人在戶外午餐，庭院花園中盛放著一簇一簇的花。近景主題是一張餐桌，鋪著白色餐巾布。桌上置放著水果盤，銀質水壺，玻璃杯等餐具，一邊的托盤裡有麵包、紅酒杯。

當我們的視覺忽然發現桌子一邊草地上坐著一個小男孩時，我們可能有點訝異，因為畫家其實並沒有特別突顯這個人物。

因為光照亮著白色的桌巾，桌子變成繪畫的主題，被陽光照亮的庭院也可能是繪畫主題，然而畫面的人物都不是視覺焦點，特別是這名小男孩，因為坐在樹蔭陰影暗處，身上只有小片圓點的樹隙反光，大部分輪廓並不清楚。

莫內顯然在這張畫裡做了視覺革命，他把歐洲繪畫一直為主體焦點的人物放置在風景裡，與風景平等對待。有點像中國十世紀宋代繪畫的作法，「寸人豆馬」，人物只是浩大的山水裡一種渺小的存在而已。在東方的哲學裡，人與自然一直有一種「天人合一」的平等關係，人並不是征服自然的英雄。

西方繪畫裡的拿破崙征服阿爾卑斯山，人畫得比山大很多。

西方一直要到印象派畫家出現，才重新調整人在自然裡的主體性地位，但是，他們不是把人物縮小，而是用光的明暗重新安排畫面，自然光並不以人為主體，在陰影中的人物也不能比其他在光亮中的物體重要。

在這一張畫裡，銀質水壺、白色桌巾，水果，都可能在視覺上比人物更重要。

這是莫內以及歐洲印象派繪畫一個重要的哲學本質的改變。